

# 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三)

廣州市政協  
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 主編

中国文史出版社

封面题字 李勤德

封面设计 康 天



ISBN 978-7-5034-2144-0

9 787503 421440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 3 辑, 军政类 / 广州市政  
协文史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5034-2144-0

I. 广… II. 广… III. ①文史资料—广州市—民国  
②政治—历史—广州市—民国 ③军事史—广州市—民国  
IV. 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768 号

---

**责任编辑: 许水涛 封面设计: 康 天**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广州市政协机关印刷厂 邮编: 510105

装 订: 广州市政协机关印刷厂 邮编: 510105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字数: 256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插页:

版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全套定价: 330.00 元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 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 (三、軍政)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 编 李齐念

副主编 杨麒祥

童元喜

孔淑仪

黄森章

吕燕梅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编委会

顾 问：朱振中 陈开枝 李勤德 平欣光 张灼民

主 任：李齐念

副主任：杨麒祥 童元喜 孔淑仪 黄森章 吕燕梅

委 员：李树青 纪可光 陈统四 王志雄 付广平

梁锦安 李齐念 杨麒祥 童元喜 孔淑仪

黄森章 吕燕梅 吴 裳 刘育青 易宏谋

于 迅

主 编：李齐念

副主编：杨麒祥 童元喜 孔淑仪 黄森章 吕燕梅

# 出版说明

一、《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文稿，其内容和时间，原则是上起 1898 年的戊戌变法，下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部综合性的史料集成，这些史料从不同的侧面展示或折射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广州地区历史发展中许多领域的具体情况，填补了在战乱时期无系统或无文字记述的空白，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富有历史价值的史实，为历史研究人员较系统、完整、准确地了解过去的广州提供帮助。

二、本书文稿是 1959 年至 1966 年和 20 世纪 80 年代征集的。是经历者、亲见者和亲闻者对历史事件和社会各方面的回忆记述。文稿中，有的作者标明了写作时间，没有标明写作时间的稿件均在以上两个时期里撰写。

三、本书文稿是广州市政协历年征集到的，累积有 900 多万字。这次从中筛选整理编辑成近 300 万字的《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书分 10 卷，其中军政类 5 卷、文化教育类 2 卷、经济类 1 卷、社会类 1 卷、华侨宗教类 1 卷。各分类的内容编排基本上以时间先后为序。

四、本书文稿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稿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情经过，除明显的错漏改正之外，都依照原文不作改动，忠于史料的原创性，保持“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性。模糊不清，辨别不出的文字，则用空格（□）处理，以真实的历史素材提供给读者。

五、由于提供史料的作者有着不同的经历。在撰写史料过程中的角度也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可能会有不同的记述。在选编时采取“多说并存”的原则，这是保留人民政协文史资

料特色的一种做法。

六、本书从 2003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开始清理、整理，编辑、编审、编校、终审，直至 2007 年 10 月完成终审工作。

七、前后参加本书整理和编辑工作的同志有广州市政协原副秘书长吴茂信、卜爱清，原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周东海、袁正雄、雷德岩、吴重庆，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泽泓。（下列同志按姓氏笔划排列）马平、尹香女、刘伊兰、朱泽戊、李火生、李孝坚、陈润祥、欧安年、曹先垣、曹庆华、黄宥人、康爱平、萧海英、熊文芳、廖建军。

八、由于库存史料的稿件存放日久，稿纸霉变、字迹模糊。清理、整理、编辑的工作浩繁，且受时间的限制，遗漏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见谅，敬请读者不吝斧正。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8 年 5 月

# 目 录

宋子文任广东省长时的“抓兵”事件	黄国祥(1)
胡汉民的“豆腐会”	凌仲冕(4)
胡汉民被日本人谋杀经过	罗锦泉口述 黄国祥笔记(7)
我与胡汉民	罗锦泉(11)
李汉魂主粤的施政手段	谢 韬(18)
李汉魂在西北区绥靖二三事	林仲菜(23)
李汉魂主粤之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工作	陈榕亮(27)
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	陈榕亮(35)
张锦芳为何能当上省长	彭智芳(40)
旧广州最后的“市长争夺战”	凌仲冕(42)
欧阳驹任职广州市长的原因	李仲如(47)
广州市“民选市长”的昙花一现	凌仲冕(49)
李福林兼任广州市长的笑柄	韩 锋(51)
何彤竞选广东省参议长经过	周易康(53)
陈纳德与国民党空军二三事	郭玉磷(59)
记民航起义航空先辈陈卓林	陈海天(64)
怀念空军建设者黄光锐老师	陈 晋(68)
回忆两航起义	黄焕元(73)
国民党空军初创情况	王兆彝(79)
梅屋庄吉与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	李择邻(84)
广东航空史略	陈 晋(87)
广东空军抗日空战	陈 晋(105)

三舰南来和北去	高鸿蕃(127)
加列驾驶“海鸥舰”到广州	黄 雄(128)
“海洲舰”吓退日本舰队	黄 雄(129)
水雷第八分队长戴伟炸敌搏斗牺牲	高鸿藩(130)
虎门炮台炮击日本军舰	黄 雄(131)
旧军队中的长伎泪	李仲如(132)
广东水鱼雷局概况	赖祖鎏(136)
广州解放情形	练秉彝(137)
广州解放前夕	钟毓灵(139)
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拾零	龚志鎏 潘觉秋(140)
日占时期省市的“警政设施”和治安	
	陈波口述 庐震球笔记(151)
广州市警察局沿革和历任局长	王少藩(162)
解放前广州市警察局内一支受共产党指挥的武装队伍	
	程长清(168)
《解放前夕广州市警察局》一文的补充	李达才(173)
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组的一些实况	龚志鎏(175)
何萃与广州警政	周易康(192)
抗战时期国民党广州市党部	陆精治(201)
抗战初期广东西江的抗日自卫团	谭明昭(215)
我和全家以及美国人民永远感谢你们	陈冠中(219)
抗日时期韶关失陷前后的见闻	雷秀民(222)
林羽中一伙控制广州学生抗日运动的阴险手法	李益三(225)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接收广州的回忆	
	练秉彝 陈家蔼口述 黎思复整理(234)
区芳浦任财政厅长时我亲历的两件事	韩 锋(243)
抗战前后的广东宪兵	李仲如(245)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江航运	林仲棻(255)
日军在大鹏湾登陆之忆述	练秉彝(272)
虎门要塞抗日概况	黄 雄(276)
广州沦陷时期的贩毒机关福民堂	
对《沦陷时期的西江人民政府》一文的补充订正	陈启勋(284)
广东沦陷时期沙鱼涌护侨经过	练秉彝(287)
广东沦陷区河面对敌首次水雷袭击	许耀震(298)
广州沦陷时期伪广东物资配给委员会的贪污舞弊案	
沦陷时期的广州市民产管理委员会	黄孝宽(307)
惠州民军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清斗争	练秉彝(309)
惠州五四运动亲历记	练秉彝 何季棠(313)
惠州守城的回忆	陈景吕(316)
石鬼仔生剗秦沃生	韩 锋(323)
从杨子文被诉放火杀人案说起	吴紫铨(325)
陈耀祖逸事	邬庆时(330)
“六·二三事件”之达姆弹	文 壮(333)
对《大革命时期广州的青年政治团体略述》一文的补充订正	
参加中华海员工会的地下工作	丘士杰(336)
记海员大罢工时的陈炳生杀妻案	叶少泉(346)
对“李勉成被杀”事件的补充	关紫铨(349)
昆明龙家偷运鸦片掀起战火	白海东(350)
煤矿收回“官办”的黑幕	谢永年(353)
罗卓英主粤时期的贪污事件拾零	子 正(354)
轰动全国的潮海关大贪污案	司徒瑞(358)

军事委员会西南干部游击训练班内情	崔国良(361)
广州沦陷时期的司法组织人员概况	伍嘉鼐(366)
我参加闽西“剿共”工作的片断回忆	杨国礼(369)
广东省警官学校始末	钟萍若(378)
昙花一现之第四战区水陆运输管理处	周易康(391)

# 宋子文任广东省长时的“抓兵”事件

黃国祥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战争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因而国民党在兵力对比上便逐渐由优势而转变为劣势。蒋介石为企图挽救他在军事上的颓势起见，便不择手段在当时他的统辖地区内乱抓壮丁，送到前线来替他充当炮灰。现在笔者所谈的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件。

1949年春节来临的前夕，一列火车从九龙开出，每一节车厢都挤满了人，其中有许多港澳侨胞正在满怀心事渴望着早抵家园，好和家人团聚和欢度春节，又讵料车抵石龙站时，突然祸从天降。原来当时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借口杜绝走私，派了一团宪兵（忘记第几团番号）预先在石龙车站埋伏，当列车由九龙开抵石龙时，便一声号令将整列车包围得水泄不通，一部分宪兵立即登车声称检查私货。是时因春节将届，绝大部分乘客都携带有或多或少的金山橙或罐头食物等类的香港货，当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乘客是惯常走私的私枭。但那些如狼似虎的宪兵却不分青红皂白，将车上所有青壮年全部驱下车去，除了没收所有行李之外，还将各青壮年押上另一列预先准备好的铁皮车厢，星夜开往汉口。估计被抓去的约有1000多人。抵达汉口后在飞机场集中休息，吃过饭后便集合排成三列横队，由一军官报数，报数至100

多的时候，便叫停止，分为两部分。报过数的立即押上美国型的空中运输机飞往甘肃（一说是飞往陕西），未有报数的全部用火车运往山东，作为新兵补充各师充当炮灰之用。从此就使到许多人骨肉永远分离，母失去子，子失去父，妻失去夫，兄失去弟。但究竟这批被抓去的人当中有多少战死沙场，有多少病逝异乡，有多少侥幸得以生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这一批被抓去的人当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私枭，另一类是港澳工商界及其他阶层人士，准备回乡度春节的。所谓私枭，大抵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失业官兵。自从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为着排除异己，把不是嫡系的军队，借着“整编”之名实行遣散，那些被遣散的官兵由于从来不事生产，一旦遣散便无以为生，只得铤而走险，走私漏税无所不为。当时广九铁路走私的人最多，大多数都是“黄衣大汉”，有些胸前还挂着勋章，有时还纠众行凶，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他们乘车从来不用买票，这确是当时一个严重社会问题。至于走私，在当时是会损害“四大家族”的垄断利益的。宋子文为着要维护他的利益，同时又可补充兵源，于是便想出上述那种毒辣的办法。在被抓去这一批人中，其中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队被遣散的失业官兵，这一部分人问题还不大，只有作为再一次“投军”。但另外相当一部分人却是港澳的工人、店员或其他阶层人士，他们大都没有尝过军队的生活，一旦被抓去充当“炮灰”，必然是灾难重重，凶多吉少。他们的亲人对于他们突然的失踪，恐怕还有人仍然是一头雾水。

笔者对于这次抓壮丁一事是怎样知道的呢？是根据一位旧同事黎元堃对我亲口讲述的。他在抗战时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过连排长职务，抗战胜利后被遣散，在广州市踏三轮车，有时亦来往省港间做一些小本生意，也就恰恰在这一次被抓去，强迫他充当士兵。经过大半年时间，当他所在的部队在青岛附近驻防时，他

设法从医官那里弄得一张负伤证，然后才由青岛搭船返回广州（当时青岛各码头有宪兵把守，没有负伤证不准上船），逃出了虎口。但他的妻子自从他“失踪”后，因生活无着，经已改嫁别人，像他这样被害得家散人亡的当然还有许多人。

我这篇史料仅是根据黎某在解放前返回广州见面时所谈的情形，现在回想起来写成，自然遗漏很多，同时也很不全面，因此只提供作为揭露性质，希望曾参与其事的人和当时被抓去而现在侥幸尚存的人加以补充指正，俾得充实史料为感。

1964年7月14日

# 胡汉民的“豆腐会”

凌仲冕

在孙中山先生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及修订了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时，胡汉民已经不是一个积极追随者，但还不至于坚持自己意见，公开反对。后孙先生北上，大元帅的职务还是由胡汉民代理，时称为胡代帅。因此，胡在这时，便成了国民党行使政权的首脑。

孙先生在京逝世后，戴季陶、张静江、邹鲁等组织了所谓西山会议派，歪曲了孙中山修订过的三民主义，与投机“三大政策”的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改组派相抗衡。戴季陶还著作了《三民主义哲学基础》一书，纠合吴稚晖等宣扬右派的理论来和陈公博等大开笔战。在这时，胡汉民表面上仍是站在两派之外，以孙总理继承人自居。及后，汪精卫的领袖欲与日俱增，假左派的旗帜，诱惑了不少人，尤其是青年，受其蒙蔽的更不少。汪的“赶上”与胡的“退下”适成相反对比。至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由当时的国府委员互选主席，胡鉴于现实形势，无法与汪相争，被迫做其顺水人情，投票选汪。这一着，汪是看不到的，深恐一票之差致有失误，乃不客气，自己选自己，开票结果，是七票（当时委员是七人）全数一致，汪当选了。开票时汪的自选，便暴露于众前，不免现其尴尬相。但终于把国民党首脑的宝座，从胡汉民手中夺过来了。胡退居于外交部长的次一级职位。胡抑郁于心，绝少理事。部务的实际负责者，是副部长陈友仁，胡只挂名而已。胡、汪的鸿沟，从此就愈挖愈深了。

胡汉民在表面上的消极，是众所周知的，实则死灰复燃之想，无时止息。以退为进，正是胡对汪的策略。在这时期，胡天吟诗下棋，印行了《不匱室诗钞》，临写字碑，作出“还我书生本色”的姿态。曾有一次，与其妻兄陈融的西宾潘某下围棋，因耗损精神过度而晕倒，此中就大有玄机了。胡于是藉口生活无聊，难度长日，发起星期聚餐会。为表示清廉节约，规定吃的以豆腐为主，因名“豆腐会”。参加者轮流作东道主，首次聚会，就在胡的寓所举行。菜式当然有几味豆腐，其中作冷盘的素菜，如素火鸭、素珍干等，还是特邀药师庵的以巧制素菜小食著名的某老尼弄好送来的。红烧豆腐一味，也是邀来名手特制，先用上汤烩透，后再加油烧炆的，清香特甚，较之当时闻名的组安（谭延闿字）豆腐有“浓”、“清”之大别。席中，胡对此谈得口沫横飞，谭延闿亦深愧不如。此外，山珍海味，还是满砵满盘，殊不避喧宾夺主之嫌，可知胡对口腹之欲，并不后人，遑论政治权力落后于人，又怎能甘心呢。

在首次餐会中，决定以参加者生日的先后轮流作东，以作东者的住所为聚餐地点，每星期举行一次，周而复始，风雨不改。这就是“豆腐会”的内容。然而，胡仅满口腹之欲而已吗？不是的。“豆腐会”的作用，却起于席前席后的接洽密谈中，犹其是在席后的长时间，宜于利用，深夜始散，便可充分地交换情报，商讨对策了。这些，当然有其保密性，自非外人所能知了。参加成员的资格很严，首先以国民党中央的执监委员为限，执监中又以通声气、共呼吸的为限。即是以最高资格的国民党元老派为中心，如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邓泽如、萧佛成、邹鲁等，就是“豆腐会”的成员。胡的亲信如林直勉、赵士凯及其弟胡毅生亦无资格参加，只是会外人物而已。最令人注意的是太子派的首领孙科，也由胡邀请参加了。这是胡、汪既分，胡、

孙作合的关键。目的在于对汪，在当时来说，实质就是“反共”。故以胡汉民为首的“豆腐会”，是继西山会议之后，以另一形式秘密的无具体组织的最高结合。直至廖仲恺先生被刺案发生，胡的亲信如林直勉被捕，胡毅生、赵士觐于围捕中侥幸逃脱，胡本人亦赴苏联视察，这“豆腐会”就告终了。